

## 五公祠

■ 胡竹峰

走进五公祠，想起张岱《五异人传》序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与之交者有无癖疵，从来不以意为，倒以为——

人无正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慈悲也。人无谗不可与之交，以其无进退也。

做人处世要知慈悲识进退，为文为艺也要知慈悲识进退。慈悲底色，人生安详，不过进退，不进则退，不退则进，进退如炼丹，难在炉火纯青。

张岱性情亦如《广陵散》，世俗风气大多是：

人无势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权位也。人无钱不可与之交，以其无富贵也。

《增广贤文》有几句话语语浅白，道理也朴素：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富贵人。世上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三穷三富过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

五公祠里的五人，也可算作五异人吧。李德裕癖文章，官至大位，犹不忘著述，下笔谋议援古为质，袞袞可喜，以经纶天下为自家事。李纲癖疆土，说祖宗家业，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赵鼎癖筮尾，作诗“身骑筮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为大义绝食而死。胡铨癖国事，起家招募乡丁，捍御金军，后来乞斩秦桧、孙近、王伦等人，不惜坐罪除名。李光癖读，手不释卷，家中蓄书数万卷，可惜子孙粗率鄙俗，不守家训，散于豪民之家。

唐人张读志怪故事集有记，李德裕召一僧问福祸，得知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却能还朝，因为他此生当食羊一万，如今才吃九千五百只，所以当还。李德裕惨然叹息，原来元和年间，曾做梦走到晋山，尽目皆羊，牧者十数人迎拜，说那些都是他的羊。十几天后，有客上门送来五百只羊，李德裕大惊，将此事告知僧人，以为不吃，可以免祸。僧人却说：“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李德裕戚然无语，随即遭贬，住崖州。

五公祠中五人皆无意于祠无心于祠，自庙堂沦落江湖，江湖不弃，后世追慕，立祠以记，民间凡众心性如此浩荡如此庄严。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祠中诸贤，德、功、言，三不朽俱在。

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朝，构建不大，当年房屋不存，经多次修缮。祠不大，砖墙瓦顶，藻饰无多，不甚华焕。祠内文物不多，碑刻牌匾不多，或刻前人诗文，或书后人赞语。

五公祠旁有苏公祠，据说苏东坡被贬来琼，曾借寓在这里，见当地百姓喝成积水，有损身体，机缘巧合，开凿出浮粟泉和金粟泉。民国时，金粟泉被毁，余下浮粟泉。泉水甘美清冽，水面泛起小泡，状如粟粒，故得名浮粟泉。盛夏时节，浮粟泉泡茶极为清甜可口。当年旧井，现在还能打上水来。我来见时，可惜手头无杯盏，不然真想汲得井水回去泡茶。不管风味如何，好歹曾经有东坡手泽啊。

祠中不少先贤雕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却有一时心相。给古人造像，非遗其貌，是歌咏行径，颂扬精神啊。宋代马远造孔子像，以秃笔写生，韵味高古，夫子着长袍，拱手而立，沉静肃穆，若有所思。宋朝与先秦，相隔千年，那却是我心里孔子的模样。

明人笔记说，元世祖知赵孟頫文名，召他来见，见其丰姿如玉，映照左右。世祖心中惊异，使脱冠，见头尖，果然是俊书生。史书还说赵孟頫一进元廷，照耀殿庭，元世祖感慨他神采焕发，才气英迈，如神仙中人。赵孟頫传世自写小像，画半身，面圆微须，头戴一笠，身着月白氅衣，俊伟丰神，却不以为如神仙中人，到底泥实了。不如马远孔子像，有想当然的神采奕奕。

苏东坡应礼部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说尧当政时，皋陶掌管刑法，论某人罪，皋陶三次说该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可以宽恕。梅尧臣问典出何处？苏东坡笑：想当然耳。

想当然耳，作文之妙法也。午后看红树林，坐船绕行一圈，迎面有风。红树为胎生，红树种子不离母体自行萌发，长成棒状的胚轴。胚轴脱离后，掉落海滩淤泥中，数小时至几天就能生根，固着，自然定植为新株。被海水冲走，漂流几个月，甫入地，即扎根生长。海边潮水日夕涨落，红树只有如此，才能世世代代在海滩上繁衍生息。造物虽弄人，天地有大仁。

正午时分，暑热剧烈，阳光正在头顶，照不进船舱半分，独得清凉。

岸边的泥土上，不知何时蹿出一串青枝绿叶来，海水哗然，一股咸腥气，满目都是苍翠欲滴的树叶。有些树颇大，蔚然深秀，遮住好大一片荫，人在船头上竟看得呆了。

红树枝叶青绿，并非红色，因为有树种之皮可以提炼红色染料，故得此名。古人称红树为茄淀、海豆，咸丰年《文昌县志》有记：

海豆，树从生海沙中，二三月结子如豌豆。潮落取之，沸汤渍数次，去其心，可蒸食。海胶淀，树高丈余，生海滨，莢成林麓。子圆而长，两头尖，调之得法亦可食。树皮可渍染衣物，色赤如红。

孔子说人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然古人言及红树的文字到底太少。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作家）

## 凤凰凤凰

甫的处女作没有能传承下来，所以人们经常提及的唐代早慧诗人是另一位诗人，初唐时代的骆宾王，骆宾王的那首《咏鹅》很幸运地传至今天，而且也作于七岁。这个年龄对于唐代的孩子来说，恰恰是启蒙读书的年龄。一个开口咏的是凤凰，一个开口咏的是鹅，虽然都是禽类，境界之高下似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分野。当然，毕竟骆宾王早生杜甫九十多年，时代的进步也一定发挥了作用。

唐代的启蒙年龄在古代中国是比较早的，按照西汉《大戴礼记》和《尚书大传》上的记载，先秦时代的人学年纪为八岁或十三岁，甚至还有十五岁的。在古代，一般来说只要没超过十五岁，在很多朝代中都可以入小学或社学。也有比较夸张的，到了二三十岁还在上小学。北魏有个人叫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唐代入学的时间则比之前及之后的朝代都要提前一些，很多儿童在六七岁时即可上学。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史书记载“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被洛州总管独孤信称为“圣童”。

我一向认为，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是半人半神的动物。前面提及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告诉我们，儿童在潜意识之中，就具有一种万物有灵的倾向。儿童们认为人以外的一切自然存在，比如河流、山峰、植物、昆虫、太阳、月亮和星辰等等，都应该同我们人类一样，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种万物有灵的认识，和诗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和宗教的看法也是相通的。

打从七岁歌唱了凤凰诗篇后，杜甫的歌喉就停不下来了。

从此以后，他便常常以凤凰自比，杜甫是如此舍不得他想象中的凤凰！

在现存的杜集中，我们可以找到写凤凰或与凤凰相关的诗作多达六十余处。

来看看两首杜甫写凤凰的诗，两首诗的写作时间相距十年，其中是否还残存着童年的凤凰影像！

《凤凰台》：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风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贵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翻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乾元二年（759年）十月底，踏着凛冽的北风，四十八岁的杜甫带着一家老小，从秦州前往未知的同谷。在甘肃成县西北方向三十里处，有一座泥泞的泥功山，泥功山的东南七里处就是凤凰山。杜甫途中蹉过深陷的“青泥”，蹉过满眼“衰猿”与“死鹿”的泥功山后，来到凤凰山下，抬头望去，凤凰栖落台地峻峭挺拔。诗人突然想起第一次吟诵凤凰的情形，那时自己还是一个懵懂孩子，一眨眼间的工夫，就过去了四十一年。

诗中的凤凰台确实太崇高了，要有“万丈梯”才能抵达其上！

但是，即使有了万丈梯登了上去，诗人的担

■ 向以鲜

心仍未有丝毫减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益增其忧。诗人想到，那孤高的凤凰台上，有一只丧失母亲的雏凤，在寒风中“啾啾”悲鸣着。为了养活这只孤凤，诗人愿意剖开自己的心当作孤凤的竹实，划开自己的血管以鲜血当作孤凤的醴泉。清人浦起龙认为：此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老杜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剜心沥血，兴酣淋漓。

朱东润也说：《凤凰台》是一首寓言诗，崇高的征兆，杜甫用心和血来培养一个复兴的征兆。

这只啼哺的凤凰，让人想起风雨飘摇中的大唐，大唐里的皇帝。

十年之后，杜甫逝世前一年，亦即大历四年（769年）秋天，杜甫在潭州作《朱凤行》，也是诗人最后一次歌唱凤凰——距离他第一次吟诵凤凰诗篇，已有五十一个春秋。

在唐代，杜甫可能不是写凤凰最多的一位诗人（至少不比李白多），但却是最执着最热烈最投入的一位诗人。李白也喜欢凤凰，还写过凤凰台（金陵），凤凰和李白的仙气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李白的凤凰没有人间味儿，同诗人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李白的凤凰常常与大鹏具有同一性。但是杜甫不同，他只要一想到凤凰，自己就成了凤凰。杜甫的凤凰带着清洗不掉的悲剧色彩，让人想起高加索的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朱东润认为李杜都是飞仙，杜甫却有一双泥足。这个认识颇具只眼，一语道破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移植于李白与杜甫的凤凰则更为生动。的确，杜甫的凤凰虽然栖息在高处，却从未飞离过大地，它的双足总是踏进泥土中，甚至深陷于泥泞中难以自拔。正是在此意义上，鲁迅才会有这样的感慨：“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噤心甚劳。下瞰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螭蚁，尽使鸱枭相怒号。”不是吗？这只红色的凤凰，这只翅垂口噤、劳心竭力的凤凰，爱自己的同类，更爱苍生百鸟和螭蚁，简直就是悬挂在衡山之巅的东方圣人。朱凤有时很难和南方朱雀截然分开，它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传说中的物种。汉学家薛爱华认为：“朱雀是来自远古的意象，唐朝人用它命名神圣的长安城门。无论对什么人还是国家而言，它的出现都是一种上天赐福的吉兆。在中国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有关朱雀、赤燕、赤鸟等神鸟的严肃记载。通常，这些征兆的出现，都伴随着官方对其祥瑞的解释。无论以何种外形出现，朱雀都是上天的信使，将朱墨书写的信息传递给人类的精英，即有着非凡功业与力量的圣人和统治者。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传达方式。它是真正的火鸟，体内蕴藏着太阳神圣的能量。”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盛唐的帷幕是以凤凰的翅膀展开的，那是一只被剑气唤醒和照亮的凤凰，体内蕴藏着太阳神圣的能量！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诗人，学者）

### 诗路花语

## 夏日，燃烧了旧的话题

■ 文博

天空如蓝色的绸缎，白云朵朵炙热，沿着发烧的水泥路来到了夏季海边，一间空调的茶馆里我们叙述，茶壶下跳动的火苗把冷却的话题渐渐煮开一些故人从过往走来与我们对坐一个问题，把往日 and 今日推开也让故人和我们隔空对视窗外，阳光如颗粒落在海面上避暑的男女们在戏水追逐浪花一层层泛起了少年的微光茶杯里摇晃着童年的热情和无猜这是正午，许多昔日的秘密决堤而出晾在茶桌上，晒在沙滩上

## 那令人仰望的尖峰岭啊——致知遇

■ 张晓云

时时嗅春，启示风仿佛，母亲从那归来抱着富贵竹，报我平安许我来年火红这咸湿的泪，染了墨泼墨如云可以商议一场雨雪甚至呼应山川携尘埃，播种林丛更远的天霞光为桨划到月亮家做客偶有星子鸟鸣落入杯中晚风叩帘拢

### 及时应令

## 纠纠葛屨

■ 卜庆萍

炎热的夏季，现代人脚上穿的，是各式各样的潮流新款凉鞋。单说女士凉鞋，式样繁多，质优美观，简洁明丽，大有“花枝招展”之势。那么，汗水淋漓的夏天，古人穿什么鞋以度夏呢？

唐王睿《炙毂子杂录》中说：“夏殷皆以草为之屨，左氏谓之非屨也。”由此观之，上古夏朝时，古人已开始穿草鞋。“屨”“非屨”皆为草鞋之意，即以草编织的鞋。这类草鞋，多为夏天穿的凉鞋。

秦汉时期，草鞋已经普及，但直到隋唐，也没有“草鞋”之称。除了“屨”“非屨”等名称外，草鞋还有“屨”“屣”等多种叫法。“屨”，乃先秦人对草鞋的流行叫法。制作草鞋，一般以葛、麻、蒲草、芒草、稻草、藤、蒺等为材料。高级的有丝和动物的筋、皮，这类草鞋称为“丝屨”“皮屨”。用葛制作的“葛屨”，即草凉鞋，在先秦时期广为流行。《诗经·魏风》中有《葛屨》诗：“纠纠葛屨，可以履霜。”其意即把草鞋的带子扎起来，可以当冬鞋御霜寒。当然，古人度夏的“葛屨”，便极为简单了。

元陶宗仪《说郛》中《事始·鞋》曰：“古人以草为屨，皮为屨，后唐马周始以麻为之，即鞋也。”可见，“鞋”的称呼历史并不久远，其早期一般指浅口鞋，写作“屨”。古代比较讲究的草鞋，还会涂上油漆，防腐耐穿，颜色也漂亮，称为“漆屨”。



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代蒲草鞋。资料图

这是古代草凉鞋的大体历史沿革，那么古人度夏的这种粗简的草鞋，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及拓展的空间呢？

其实在古代，别看草鞋虽简，有身份的人夏天穿什么样的凉鞋又很有讲究，注重凉鞋与服饰颜色和款式的搭配协调。《仪礼·士冠礼》有“玄端屨”“素积白屨”的记载。即夏天穿以葛草编结的鞋子时，穿着黑色衣服，则穿黑色鞋子。若穿白色丝织衣裳，则搭配白色鞋子。

日本人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过去也喜欢草鞋，至今仍将编织的凉鞋称“草履”。

后来，古代出现了木屐，木屐是一种多功能的凉鞋，更适合夏天穿着。其做法较为简单，在木底上打孔，绳索穿孔编结即成。古代木屐多方形，左右脚不分。有鞋底前后带木齿的“齿屐”，还有无齿“平底屐”。

这种古代木屐凉鞋，夏天男女通用。到了唐代，广泛流行于民间。唐代诗人李白《浣沙石上女》曰：“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李白描写了一位可爱的农家女孩，脚穿齿屐在河边洗衣服。一双齿屐还以亮丽的金色作了涂抹，映衬着“白如霜”的双脚，可见古代木屐在夏天使用之广。

宋元时期，裹脚之风盛行，“三寸金莲”的女性，夏天便无法再穿木屐。明清时期，富贵人家均不再爱穿木屐。其实古代的屐，作为夏天穿的凉鞋，除木质材料，南方盛产竹子的地方，还以竹子制作，称“竹屐”，竹屐的降温效果和舒适感要更好些。

古人还将木屐设计成有拖鞋功能的凉鞋，无跟无齿，此结构简单的木质拖鞋明代多见，时称“拖屐”，男女居家穿之。清代人则把凉鞋鞋称为“散屐”，与明朝的“拖屐”一样，平底无跟，材料不限于木质，兽皮亦可制作。“散屐”，因散足而得名，即光着脚不穿袜子。用皮制作拖鞋并非清代所独有，唐代的“皮屐子”，即是这种“皮凉鞋”。“更著一双皮屐子，纈褊纈屨出门前。”唐代诗人崔涯，在《嘲妓》诗中对皮屐子作了描写。

除了草鞋和木屐，夏天古代还流行一种“鞞鞋”，亦称“鞞鞋”，唐人称“跣子”，其实就是现代人脚上穿的拖鞋。

从原材料上，皮、草、木及丝帛类纺织品，都可制作古代拖鞋。鞋底用木板制作，鞋面以草编织的叫“草屨”，用棕编结鞋面的叫“棕屨”，丝帛做成的叫“帛屨”。这种更高级的“帛屨”，不限于夏天穿着。

古人度夏，从穿着上虽远远不能与时尚的当今相类比，但在有限的条件下，自有应对之法。从种种度夏的鞋子上，可窥见古人对大自然的顽强挑战和杰出的智慧。

